

香
亭
文
稿

香亭文稿卷十

蓼園吳玉綸香亭

謝宜人行畧擬稿

粵稽婦德無稱元配謝宜人自及笄為余家婦垂三十年奉翁姑相夫教子罔弗協皆婦職宜然也乙酉春先四嫂石孺人卒春秋九月先六兄中丞公卒宜人呻吟中向子若孫淚涔涔而言曰汝伯父母與吾年相若若皆逝矣吾病將殆時余方攜長孫貽桂上公車聞之心動今春歿子若孫環跪請予曰吾母懿行為宗黨所稱道

若弗哀集一二厯久泯磨彌重兒等罪余欷泣許之掇
筆則又旋忘首尾老况如此夫復何言雖然余安得不
言元配宜人姓謝氏先世以杆扈功襲潁川鎮副榜諱
大捷公宜人考也宜人生彌月失怙恃撫於胞兄某甲
辰歸於余痛吾母王太夫人不逮事奉先府君繼母陳
太夫人咸得歡心丙午丁先府君艱垂髫襄事如生存
日宜人之初歸也先府君選淇縣訓導辭不就以春秋
高命析居自廟見後一絲一粟併力擣持余又久困硯
田青燈作苦形影相依迨先六兄以進士選庶吉士先

四兄相繼成進士余獨屢躡南宮廻思軟語慰勞與安時命今猶淒然於懷也宜人素和謹妯娌姻姪處之曲當辛酉弟士良歿以男銳承嗣弟婦鄭孺人嫋女訓宜人同居二十餘載無間言癸亥夏陳太夫人大故先六兄歸自山左偕余洞宅居先六嫂任季兩夫人皆早卒宜人為男琮銳珣姪玉衡玉綸具饌供師必豐先六兄日召子姪輩察館政每至夜分余兄弟復話生平所歷風檐辛苦遭逢勝事屈指家計豐歉蔬圃稻廬諸瑣屑或鷄曙呼湯羹宜人應手立辦戊辰余出宰武平已巳

宜人同弟婦鄭孺人赴閩為余娶許氏妾生子玉森玉
堂視如已出余性急凡錢穀獄訟期無留牘夜且頻起
立宜人曰予非預外事願耐煩躁多活人耳及余調鳳
山令宜人攜眷旋里為大女治嫁男琮以病歿孫貽桂
甫九齡撫字倍篤余馳驅澎臺盡瘁於鹽雨颶風三載
無內顧憂得宜人力居多戊寅男珣以知州赴楚省余
里門宜人戒之曰自吾為汝家婦聞先世多陰德汝高
祖歿與弟同塚汝曾祖出粟廩拯饑汝祖當淮水溢具
舟糧活千餘人汝父輩治行相望建牙纛汝伯叔兄弟

行。登科甲服內外官皆食忠厚報也汝勉旃勿替家聲。
珣在楚十年借補桂陽牧去秋宜人於病中得舉孫胎
椿之信輒然喜宜人治家嚴而不刻荆釵布裙食無重
味命子婦輪日代中饋課紡織肆針縷不許謁寺廟不
接尼覲咸恪守王太夫人家法嗚呼余與宜人青翼結
褵茹苦食貧燕臺韞操宦海飄泊長男無祿大女孀居
總計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今子若孫稍成立方期皓首
齊眉頤養林下詎料入春病漸增延至二月廿一日卓
午喘汗不止猶握鄭孺人手頻嘆息不忍棄人間世也。

嗚呼蒼皤嫠婦哭聲乾噎宜人其亦聞之否耶宜人之
歿也珣男遠宦桂陽諸子諸孫諸子婦孫婦俱在側附
身附棺庶幾無憾獨余以桑榆暮景上下不過二三年
間既喪嫂又喪兄余兄弟九人存者惟余與一弟宜人
與兩弟婦耳今宜人又喪同氣分飛入此室震彌痛逝
者行自念也余雖欲什于達觀能不悲哉宜人生於云
云余因思行狀之作惟公卿士大夫上諸太常考功用
以請謚古也後世倣予固敘列女傳推本身教之義陳
壺範獲誄銘不戾於古也爰摭宜人遺事告立言君子

且以抒兒輩之哀焉

大筆淋漓體裁淵質通篇以婦德無稱作骨尤為深
於經訓曩見竹垞歸愚二老集中皆有亡妻行述此
作較為過之周念翼

香亭少馬嘗與余言及家政尤敬其從兄退菴曰兄
愛余不啻先觀察弋山兄也退菴中書貽棟封翁也
胞姪胎桂余充壬辰會試同考所得士分農部後咸
以心厚於仁者重之今於香亭彙寄舊稿中讀所據
作知謝太宜人嘉言懿行所以垂裕後昆者至矣至

文筆謹嚴洵為詞尚體要最愛其敘具饌供師及訓
桂陽牧情景如繪因思錫熊少年失恃欲奉慈訓而
不可得不禁淚涔涔下也戊申春仲跋於福州試院
之核真堂而歸之陸耳山

極瑣屑又極厯碌極茂密又極疎宕兼班馬而有之
受業齊弱

啟殯告先大夫文

嗚呼我父自己酉秋九月卒世已中月而禫矣歲
月奄忽如駟過隙朝夕焚香稽額兩進膳田有新
穀園有新筍時而薦薦而思思則哀哀則哭兒等
二十四年來無母之人兩年來又為無父之人馬
齋將封堂中設祭嗚呼而今而後即欲如兩年來
宛轉素帷撫棺哀慟亦不可得矣五內割裂云如
之何兒等南北奔歸於家事昏迷莫措昨歲庄房
被風量為補苴秋未被水貸其租給其籽種揩持

既久疎漏處十常八九從前瞻依膝下遇事提撕誠之以刻薄成家無久享之理申之以惟勤補拙惟儉養廉之義務使兒等漸曉然於是非之界由然感發於心而不容已嗚呼言猶在耳何忍以堂構留貽重墮越以負吾親之慙慙乎方家橋坟地十一畝請於官立碑禁耕葬八里棚道堂寺石刻告身擇日安置訖補種樹各千株蓋自我祖文盛公白馬金岡起家勲舊我九世祖再遷張庄暨我累贈中大夫曾祖父祖父代有隱德而我父紹世

澤而光大之。仰邀聖朝之錫命，勒諸金石，輝耀松楸。非我父言行卓卓，受知於

天子者深曷克臻。此嗚呼我父歷任封疆，得歸林下，恩至渥也。前捕蝗山左，得痼疾，時發時愈。比年來尚饗饌也，孰料卒中痰疾，兒等咸不在側，易簷時面寢，室東北隅長號三聲，涕淚涔涔，下憶兒等耶？慮兒等不肖，將口授遺訓，留示兒等，恨不能出諸口。耶玉衡之官永州，取道歸省，何不稍留匝月，奉醫藥

視含歛耶。玉綸何五年之久不一親定省耶。撫事椎心如夢如癡。蓋二十有五閏月矣。嗚呼。尚忍言哉。我父行述兒等擬稿請董東山年伯作傳。鄭炳也先生作墓誌。聞我父初遘疾方讀書西亭。忽垂玉筋長尺許。說者以為解脫象也。炳也先生謂說近釋氏故傳誌不載。卜葬一事謀之青鳥家無所獲。兒玉衡以粗知地理。徧走光州光山商息間。動至三四十日不歸。兒玉綸勸少休然每憶赴永歸省時別營宅兆之諭。憂從中來。終夜涕泣。茲始卜。

吉于順河集之東原本月二十七日發引三十日
辰時歸窓遵祖訓不作佛事婦女不送葬一切葬
事揆典禮準豐歎不敢過不忍不及嗚呼我父病
卒之年四伯母石太孺人先之又次年七叔母謝
太宜人繼之家運如此憊已悴已今在縣在州在
商城在張庄諸伯叔父兄弟子姓咸來執功布送
葬殷殷田田充充瞿瞿我父竟永離此室處矣喪
葬有制日月有終兒等又將為東西南北之人矣
惟此高原豐碑神魂寂寞凡遇春秋祭掃之期望

蓼城。一杯土露晞。霜白灑淚哀。莫而已。嗚呼。言有
盡而痛曷極乎。謹於啟殯之辰致祭以告。惟我父
偕我母任李兩太夫人來格而來歛也。嗚呼哀哉。

尚饗

縷縷如訴家常而瞻依罔極之慕。纏綿愴淒以
至性發為至文不忍卒讀亦百讀不厭當與廬

陵瀧岡阡表並垂

陳安州先生

本史記即離斷續之法以行文而咀嚼讀去隱
有哭不成聲景象抑亦蓼莪詩耶特欲廢之又

不忍釋手耳。受業陳允鳳。

祭先四兄文擬稿

乾隆十五年七月同懷弟某謹。枝淚遙拜奠於四兄之靈曰。嗚呼四兄竟不念弟而長別耶。今年春兄書自雞澤來云患痔甚。慘弟竊憂之。致書為慰。藉然自此心常動。但聞燕使至。則怦然不可把持。或對客一憶及兄。便忘酬酢。嗚呼兄果不起矣。弟此生無復見兄之日矣。弟少兄七歲。鬚鬢已漸白。兄既以疾告。弟亦冀他日乞骸骨歸。可與兄朝夕相倚。課子孫耕讀。盡餘年歡乃以一身許國。使我兄弟生而相望歿。不得一視飯含燕齊錯。

壤渺若萬里兄亦何賴有此弟耶。西望長號心骨為摧。
兄其聞耶其不聞也耶。嗚呼余兄弟九人僅存其四耳。
兄尤愛弟甚幼共青燈二十年時時勗弟以道義弟值
困頓阨塞無所控告惟兄默知其甘苦他人不解也嗟。
乎交遊滿天下詎無性情嗜好同可握手出肺肝者而
欲以為真兄弟雖甚愚者不信且兄弟亡其一即百兄
弟不能代也况兄弟之已寥落乎兄如有知慟弟之慟
為何如也弟自癸丑宦四方間一抵家兄已移居光州
去張庄八十餘里不能時相聚迨兄謁選時同居京邸

甫月餘弟補大名道兄得雞澤弟又移兗沂私喜離兄治近可頻通消息較勝七弟遠令武平矣昨歲春正兄辦川兵經過後嘗約兄迂道圖晤終不果悲夫弟魂夢中猶見兄數年前形貌今病憊又有異耶此數年內兄欲語弟者幾何事易簷時必呼弟怨弟弟亦惟仰天椎心自恨而已疇昔臨岐孰料死別天之毒我一至斯哉司馬溫公侍其八十歲兄調護如嬰兒若將不及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速存豈獨人子事父母為然哉今已矣夫復何言兄身後事勿為戚戚弟務竭其力董率

諸姪以輯室家雖成敗利鈍非敢逆睹捫心自問思有
以見兄於地下者兄績學成進士享祿不永餘慶必及
後人今遣璠姪璇兒走叩靈前議扶柩事宜惟願兄鑒
其衷速返故鄉以安遺魄三徑尚無恙而言笑已杳不
復聞也豈不痛哉嗚呼尚饗

憶往會悲思來引泣委折纏綿如聽風雨聯床情話
遂成千古祭文絕調孫補山

字字從至情中流出此等文可以扶植人倫小門生
錢塘

祭先二兄弋山觀察文

嗚呼傷哉論 热河之役既竣事將旋京奴子陞兒
以兄凶問來告駭且疑且哭且問南望楚天心魂
悽斷距易簣已匝月矣嗚呼傷哉論 不幸七歲喪
吾母十二歲喪繼母吾父方厯官中外不暇問家
事兄率論 就外傳或嬉戲不率教垂涕泣導之每
負氣與人爭從容解喻之既而兄以父命循例為
郎丁丑官京師論 三試禮闈得選庶常聚旅邸蓋
自己外以後上下六七年相勉以文章相勗以政

事情話依依。猶如童年握手時。乙酉秋丁父憂。綸
奔歸兄方守永州。星夜旋里既大歎。徧走光黃商
息諸山中卜吉壤而。
支離苦塊既痛吾父又念吾兄哀悴交并將不支。每日色昏黃倚門望歸未
嘗不勸少休。兄弗顧也。迨卜吉蒿原先靈既妥而
憇已甚。兄亦不自知也。服闋之次年。兄補寧夏府
又二年遷肅州道。又一年移疾歸。歸八年卒。方兄
以己丑春暮來都候補。不數日。
綸鞠事江寧及覆命即送兄之官寧夏。孰料舊寓聯歡空堂。聽雨聚散不。

常。之。情。況。已。兆。成。永。訣。耶。兄。卒。前。一。月。

上召見。綸問汝兄得子否。傳諭汝兄汝子猶子也。但當愛養精神。綸稽首謝蓋。

聖恩高厚眷念先臣以及臣兄抑足微克繼家聲。將以大其用也。乃致書未達而凶問至矣。悲哉。兄績學久。每以不得一第為憾。然歷官中外。政績彰彰。何待以科名重。蔡聞之弔其亡者之言曰。不以得第居官者為足。悲而以孝謹純篤有學問志氣者為足。悲三復斯言。更有悲從中来。不可斷絕者。自茲

以往春秋祭祀之期獨綸子然捧奠環視兒孫輩幼者幼長者未成立門戶之責孰分任之何敢不重自愛以待後人然以兄純厚亮直不競榮利猶不獲享大年涼德如綸何恃而不恐前已使人奔叩喪次告諸叔父兄弟以次子鼎枚為兄後仍遣鼎颺歸治家事某日祭於都某日祭於里某日奉兄之柩與元配韋恭人合葬張家營而以側室李孺人祔焉即命鼎颺於明春奉兄眷屬暨諸姪女來依京邸凡身後事必殫心力有以見兄於地下

者嗚呼吾母之歿也。方幼哭泣無常繼母歿哭甚哀吾父歿不獲見今吾兄歿又不獲見固知存亡離合大數使然皆人生萬萬無可如何之事而縗痛深固極彌念同懷相隔二千里祭不得撫其棺別來十一年葬不能臨其穴所以言之痛心者蓋為國家惜人才而非徒區區骨肉之私情也嗚呼哀哉尚饗

辛丑春兄家以鼎故年尚幼未能持門戶且從前承辦喪葬事皆經鼎颺代即請以鼎颺為二

門後余於是命鼎颺為兄嗣而鼎枚仍為余子
辛丑五月自記

歷叙平生手足至愛及道義相勗之處一重一掩聲與淚俱可作傳志讀不惟布奠傾觴表一時哀愴已也

曹竹虛

情真語摯質有其文捧讀一過令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

受業魏徵祖

余同堂兄弟二十二人今作古者七人矣此文語摯情真字字是血字字是淚讀之彌增鴈行

之悲昔人云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孝吾謂讀此文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弟

退卷二兄

恭錄家傳一篇

吳觀察傳

董 詔

蘆林

公姓吳氏諱玉衡字非九號惺齋先文恪癸丑同年湛山先生長子也少習制舉業既乃入貢為郎由刑部員外擢郎中出守永州旋丁外艱服闋補寧夏府知府進肅州兵備道未幾移疾歸歸八年

而卒年五十一憶先文恪在日公方宦刑部每過從執年家子禮甚恭與余叔兄弟好甚篤其遇事慎而能斷爭是非甚堅雖長官無所撓其為外吏能持大體其告歸也大府方倚若左右手亟留之或謂公少留且大用公固知其然然竟歸方湛山先生之喪也公為先生營宅兆徧走光黃商息間水滄霜宿勁風襲心脾哀悼交併幾不支迨卜葬於順河集之東原距服闋僅兩月凡墓石封樹之事經理又一年而後需次於都公自肅州歸杜門

謝客陳篋數千卷自六經子史下及地理星相醫卜諸書靡不條析貫串得古人秘奧又好施予歲歉出所儲以振窮乏從子鼎更太史以不獲吉壤厝其父之柩十餘年矣公速之葬次年舉於鄉聯捷成進士為之喜極而涕嗚呼公博雅好古而不以科目進宗黨頌義聲如出一口而竟無後養疴林下與物無競而不享大年此則公弟香亭太常所感然告余者惜乎余言不足以傳公而况夫余所能言者之止此也公卒之前一月太常以熱河

之役

召見

上問汝兄得子否傳語汝兄汝子猶子也但當愛養精神耳太常伏地頓首謝嗚呼堂陛之間如家人父子相告諭

天子固眷念先臣以及其子亦足以見公之克繼家聲雖病且久猶重荷

聖慈之訓示如此也而公遽卒矣悲哉公元配韋恭人

繼周周李氏各生女一以弟之于鼎枚嗣

贈朝議大夫廣西道監察御史天翼鄧公墓誌銘
乾隆壬辰之冬余同年鄧侍御大林將省母而歸
以若考墓中石乞言於余按狀公姓鄧氏雲鶴其
諱字天翼一字紫峰上世皆醇雅馴行稱為儒者
祖某由某處遷居羅山順治丁酉舉人為河南原
武令有政聲父某康熙甲子舉人授內閣中書管
典籍事充冊封安南國正使

誥授奉政大夫天翼公其第四子繼妣陳宜人出也公
少穎悟能以湛思工為文咀含經籍光蓬勃不可

逼邇補弟子員屢試冠其曹雍正己酉科成孝廉學問益涵以肆三上公車薦未售旋不永其年所謂困其獨豐其辱也命之不淑於文乎何尤方中書公宦遊十八年留公於家朝夕承母歡敦同氣好無間然邑之人以公公正倚為柱石若濬河若修塔得公一言如聽健鼓而趨非公事當道處不輕投一刺暇則購古書朝夕研究得名之念淡如也前歲冬侍御過齋頭聞余為孫孝子作父子合傳附錄先中丞庭訓於孫氏傳末閱數過淒然曰

先子辭世之日訓大林兄弟曰吾祖宗世傳清白授一經汝等宜向切實處作工夫若不將聖賢言語返諸身心讀書萬卷何益呂東萊先生嘗謂父兄無見識子弟得一第便為成材此言可深長思之迄今二十餘年大林以孤露餘生非敢謂志夫遠者大者亦不敢馳逐聲華重墮越遺先人羞言猶在耳觸緒愴懷是日侍御握手談雜以淚涔涔下余亦為竟日減歡也

皇上御極之二十有六年侍御官庶常越辛卯官戶部

雲南司員外郎累遇

覃恩贈公如其官蓋自公先世以科名顯振拔南越充冊封之使冠一品冠服一品服里人至今猶艷稱

之最哉侍御又偕諸昆仲後先成立望隆於鳳閣

烏府間秉公訓也語曰光遠而自他有耀曰歸曰
歸為太恭人稱觴而嘉樂之公應含笑於九泉耳。

公生於康熙某年月日終於乾隆某年月日年三

十有六元配某氏某女有婦德

誥封恭人子某女某孫某乾隆某年葬於學子園某年

某月某日遷葬於某原之某向

銘曰有驥而馳之疇擠而止之如玉連枝如月半規載屯其施榮於來茲嗚呼一卜再移高原豐碑彼君子之人兮如之何勿思

中規中矩序入遺訓一段尤淋漓出色

朱竹君

篇法句法字法斟酌美善於簡潔明備中波瀾推助不愧金石之文

程魚門

序遺訓一段可作傳家寶要亦吾師身於切實工夫故縱筆寫來淋漓酣暢若此銘語與誌意

相比附照應極有篇法而造辭古宕則王介甫
之遺也

受業王友光

候選員外郎孔公墓誌銘

乾隆四十有一年丙申之春

天子將告功於闕里綸承

天子命典習禮樂率執事官先往知公病於里也久矣

越視公病之六日公卒是年冬公之孤走使者以
狀來告曰烜不孝辱在至戚先君病且革而君適
至知先君始末莫君若將於某年月日附葬於夫
子之墓旁敢以墓中石請按狀公姓孔氏諱廣祚
字京修號省山孔子七十世孫祖諱傳鐸龍行聖

公考諱繼濩早卒以公兄廣榮承龍恭遇

今上龍飛

覃恩贈考如其爵母王太夫人一品夫人公得廢員外

郎公生七十日而孤與兄相依為命兄卒姪昭煥

承襲方十歲也維時堂上有母有祖母有高曾祖

母均待養重以

聖天子謁廟謁林遣官告祭與夫歲時祀典均宜敬承

其事至五屯四厥十八官莊暨管勾知印掌書守

衛百户各官以及族黨姻姪吉凶慶弔諸湏經理

而公之姪以髫齡當之所以修明祀事對揚。
天麻得慈闇之歡心家政固弗秩然者惟公三十餘年。
來保護訓迪之力為多衍聖公府素以羨富稱有

因以為利者公存大體弗較也性醇粹嗜吟咏選

石簣山水木明瑟自頰其居曰修卉又曰愛廬蓋
公撫孤已成立半生精力消磨殆盡故不出仕而
寓意於此洵所謂人淡如菊者乎方余乙卯春送
余妹歸公長子昭烜公坐余修卉書屋中厯叙先

世文獻

聖朝恩錫。便蕃且波。及廣祚等。感激流涕。至酒闌燈焰。
猶呐。然如不能盡所欲言。庚寅余扈。

蹕而東公府事方資公。公尚為余開一觴。比今春入公
室而公尋卒矣。嗚呼。俗之偷也。人多不明於天性。
而骨肉之恩。泰以利而漸薄。若公誠厚於仁者也。
誠為其難者也。余奚忍而不銘公。公生於某年月
日。卒於某年月日。配張氏。例封宜人。云云。子女孫
云云。著澗水亭集五卷。修卉書屋詩三卷。藏於家。
銘曰。如父事兄。視姪猶子。羌以孤而撫孤。哀此生。

之多否宜食報於後昆綿家風之勿替嗚呼魯城北泗水旁可以見先聖於在天矣

崇論闢議筆歌墨舞相其氣體與韓公淮西碑盧君墓銘神似非形似也

蔣心餘

以扶持孤姪贊襄府事為第一義文章自然涵蓄深厚入後意不盡言處尤見史法

蔣霽園

例授儒林郎候選布政司理問耐齊方公墓誌銘
乾隆六十年乙卯二月朔公之孤副貢生玉基走
使者致狀於庭將以是歲之冬為公舉殯事以幽
宮之石乞銘於余余與公家為姻好知公行應銘
法所謂潛德彌曜者乎曷敢辭按狀公姓方氏諱
熙字庶咸號耐齋自遠祖褚功封於縣分支休寧
以文獻世其家曾祖蕃避明季兵火始遷定遠之
北爐橋祖文補博士弟子員入定遠籍考建極嘗
出其家財活難人生子四公與兄觀察公元配戴

太宜人出也先是公伯祖壯行早世元配葉孺人苦節四十餘年公祖以長子正域承祀未娶而亡即命公後大宗奉葉孺人喪為永重孫公性醇粹讀書能見大意事母戴太宜人逮後母胡太宜人得歡心以戴太宜人厝棺久淒然曰安有為人子而可不知地理乎擇吉以葬自是通青烏術丁外艱觀察公方遠滯於京一切治喪事必慎必詳爐橋地僻倉卒未成遺照公手塑小像召畫師臨之弔者雜指其眉睫及頰輔間如生存然多垂涕涕弔者雜指其眉睫及頰輔間如生存然多垂涕涕

煦庶母凌孺人所遺患怯怔借之養病吳門視其衣褐薄厚調和於藥果茶爐幽憂憇襟夜不成寐產既久復發公之不能活弟者命也迨與觀察踐

白首之約頗其齋曰怡園風雨聯床因思煦少亡久未立嗣以子玉琳繼之且以報本生倫紀之地胞胞也又嘗往来賴毫淮徐吳楚燕趙間熟悉其風土人情重然諾好行其德若府考棚若縣通濟橋暨各病於涉者捐修也若施粥若贈糧若輸二千金助賑救荒也至於立宗祠資婚嫁疫卹奴婢

租減耕佃。凡此義所當為在公。不過守先人忠厚之訓。謀諸昆弟。量力為之。而厚德雅望足以風示大江南北。所為推孝友以孚其鄉。藹然克克。元善之心。而不徒以伯氏科名子孫。繼起為門第增重。丙午春。余子鼎颺。葬余夫人於鶴峯橋依堪輿家所卜。啓之土質潮濕。公適來奠。謂宜移上。以乘生氣。遂得吉穴。并繪圖以寄。余蓋谷崗之西尖山之麓。尹瞳之陽。余聞公獲佳壤也。屢矣。固知有以致之。即鶴峯一役。余於公未嘗有亡妻哀子之託。而

素車白馬而來。一旦相陰陽而力破羣疑。轉凶為吉。惠及存歿。非勇於為善者而能如是乎。於此可見公之生平。公先世以觀察公貴恭遇。

覃恩累贈本生祖父奉政大夫如其官。本生祖母程氏母戴氏繼母胡氏均贈宜人。贈曾祖奉政大夫曾祖母汪氏宜人生於乾隆二年十二月廿九日戌時。卒於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廿七日巳時。例授儒林郎候選布政司理問元配陳安人繼配戴安人皆有婦德。子十一。壬子科副貢生。候選直隸州

州判玉基長男也封堂珂址堅珣珮璘珍等列
膠庠珮余姪壻也女八聯姻士族孫男八孫女三
將於某年月日與陳安人合葬於某原
銘曰直而不華大而非夸德孔嘉也如木萌芽如
春始花後有加也非後福是加而福善不差彼君
子兮光我邦家為神往於山之巔水之涯也

為善士寫照務去陳言歸於切實得昌黎之神
而不襲其貌故停頓抑揚彌有味外味紀曉嵒

此道中喫煞辛苦不能道其隻字也銘尤古雅
逼真昌黎替人

韋約軒

宅句安章極陰陽向背之法鶴峯一段揭出作
誌之由文筆亦錯落入妙今之柳柳州韓昌黎
也銘詞古音古節如讀禹鼎商盤

祝蘭坡

半山云退之善為銘如王適張徹尤奇周公謹
則謂董府君及貞曜二銘尤妙吾師此作蓋薰
有之敘文簡質冲粹則又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者

受業紹呈

香亭文稿卷十一

夢園譜系綸香臺

傅中丞傳

公姓傅氏滇之建水人諱為許字嘉言號謹齋一號巖溪先世隸江西曾祖時鶴遊學於滇遂家焉祖大美為善於鄉考琳康熙癸巳舉人慷慨任氣節有以殺人事誣其鄰者馳剖於官寃立解公其長子也生而醇駕貌昂藏能委已於學雍正丙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丙辰今

皇上御極之元年授檢討戊午轉貴州道御史數言事
憚。竭愚忱一摺謂奸民宜去冗蠹宜除法禁宜申
清獄訟而端風化勤勤懇懇不下萬餘言遷奉天
府府丞管學政事請設書院頒十三經廿一史便
諸生誦讀旋以請廣額降調益庚申冬也自是省
大父於里門居一載需次於京八載終母養十載
公之終養也購書數萬卷採先世譜系於高安以
歸凡計程萬二千餘里渡黃河越金焦汎錢塘歷
三楚入五溪還六詔壯懷憑弔輒掀髯高吟自肆。

於山水間迨歸里以母老不受九華書院講席之聘偕諸弟姪承歡菽水既按譜以遡先德之淵源更有藏書足供誦讀融怡怡朝夕於螺髻浣江有若將終身者乎公之文能見道公之詩自成一家言公之學蓋再進於庚申以後辛巳以前由奉天而歸省而需次而終養而丁母憂二十餘年讀書之力為尤多辛巳服闋入都補光祿寺少卿食

四品俸壬午遷鴻臚寺卿

上召見曰爾儉樸人也夫儉以養廉樸由積誠蓋知公

深也。丁亥二月轉大理寺少卿。五月遷宗人府府丞。十二月遷左副都御史。奏慎選序班復謝恩官故事及停科道兼辦各部司員事以存體制俱後先報可。庚寅春病齒劇不能朝。四月朔以原品

予告越七日辛酉卒。公祖父均以公貴贈中憲大夫。祖母吳氏。母李氏。均贈恭人配。劉氏。封如之祀。子峻增貢生。嶷監生。所著歲密文鈔。詩鈔。斯文易簡錄。明儒四家纂藏於家。

論曰：公於少廷尉署種槐柳於御史臺。種柏善詩

酒善交殆。春風風人者與。及余讀公疏言明巡城
御史趙譏死事狀甚烈。為請諡。又言拔貢生王瓊
孝行為請旌公之風節可想見矣。凡都御史於御
史向例有統無屬。蓋不以課職為重。而以端表為
先。若公者洵足楷模焉。嗚呼。臺中諸君子尚愛其
樹而弗忘也哉。

紀敘簡潔直逼曾王。中後論斷處尤得太史公
筆意。與謹齋中丞丰規恰合。文之極謹嚴而有

關係者

董蔗林

或詳或畧或合或分直寫得鬚眉畢現的是班
史傳論體製胎息兩漢者自辨之

受業陳池鳳

孫孝子合傳

蘇州府吳縣孫君泰溶父采章公旌曰孝子兄
泰汶以孝侍旌者余交泰溶歲餘紀言溫溫如
不克其貌述父若兄懿德淚涕交頤下以合傳
請余不文素所樂書者惟人世忠孝事也曷敢
辭采章公名鼎鐘幼讀孝經能會其意母病危
中夜焚香默禱剗左臂肉以血和藥進翼辰霍
然起傳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時年甫弱冠也
越三年母歿諸兄相繼歿父以高年觸暮景淒

惻性復剛急不耐公委曲周旋必中意家無滿
籠日具雞黍招二三故友以娛親境雖困色笑。
老益融洩洵矣養志至性在春風沂水間哉年
八十有二而病求參苓典衣盡市書易之既歿
棄所居治喪葬事

憲皇帝允大吏以旌請嘉實孝也泰汶公長子也性行
克肖其父局度軒舉類古俠士風作客經南昌
同鄉石璿以女屬擇聘未許有艷其女欲妾之
者奉泣憐其父之歿也為聘邑庠生張永年為

室成佳耦同宗弟武進士威鳳遭親喪周其急
及以橫岡守備罷官為撫子女彌瘠康熙壬寅
正月采章公易簣時泰汝方以教習館於京得
家書心動遄假歸猶及承歡匝月顧乳者抱異
母弟泰溶作孺子泣愈傷何怙以養以教與弟
泰濬輩愛倍篤迨母亡備物盡哀如父之亡也
皆廬墓是廬也孝子父曾三紀於茲矣舊植成
林新墳負土會悲引泣棘人晨夕號呼過其地
嘆孫孝子有子又聞此偃廬哭聲也往往叙厥

家庭事為太息不忍去里人至今稱孫氏父子
為孝子者無間言

論曰余六齡失恃十一齡又失恃隨大昆奉嚴
親歡十七年今慶康且壽也每遇史書載孝烈
狀不忍卒讀君子律以毀傷深文嚴贖政垂民
紀也事慘於剥膚要其至性深矣襲而為之又
偽甚若孫氏父子何間然讀秦漢江干草紀恩
諸作於心戚戚寄語秦溶老母在堂勉旃事生
事其恩他日所以見父若兄於地下者

序事論贊句法字法全從史漢兩家襲氣母
不止一鱗片甲矜神異也他日瀛洲著作兩
行銀燭與宋學士並傳千古矣

周立亭

一起一結尤為絕妙論贊層層委折直入太

史公之室

家易堂

刻意描摹孝庸行也東萊呂伯恭曰題常則
意新意常則語新兼格法亦善變以鍊勝

戴東

原

西獵先生傳

西獵先生姓吳氏諱夢渭字望子西獵其號也與先王父叙昆弟以道相勗以經術師其鄉里學者稱西獵南長兩先生南長先生父字也迨玉綸與先生猶子延瑞官京師勿替先人好屬余為先生傳不敢辭先生世籍江西自元御史大夫廷弼官河南避兵於固始之嫣店遂家焉是為先生始遷祖明太僕寺少卿廬州府知府大樸贈奉直大夫德昌先生祖及考也生先生兄弟七人先生生而穎異嗜學如饑渴年未冠補博士弟子員

戊子科領鄉薦授江西弋陽令愛民息事以迂拙不合
於上官改密縣教諭尋歸里壽七十五而卒先生性樸
素於外物無所愛愛書愛古帖愛硯亦愛花吾鄉地脈
本深厚挹汝淮之流而注之稻田漁舍人家如在空濛
煙靄中是以花木之繁甲中州先生嘗築室西郊名其
亭曰此亭碧老桂可合抱若梅若蘭竹多佳種晨夕坐
卧於其下手一卷不釋暇則臨池自喜或攀條賦詩歛
歎不自禁人呼之不知也當事者過訪拒弗納也夫淵
明愛菊非愛菊也先生所愛若此其不合於弋陽而歸

良有以也。著有四書文集，香峪吟此齋，吟鶴居，吟藏於家子延薦，孫藥槐皆邑庠生。

論曰：固始吳氏不一族来自江西者余同族也。先生以江西世家子宰江西，自號迂吏。殆悃愞無華者類與歸而授徒於家門，弟子多以科名顯。如余伯叔父受教尤深者，余於丙寅歲讀書楷兄之古蓼書屋先生逝矣。猶聞遡先生教法而樂道之。嗚呼！余安忍而不傳先生哉。

閒閒著筆，妙能傳出簡素冲澹性情。如讀淵明停雲時運諸章，令人得味酸酸之外。

項豫齋

中幅只就所愛處迅筆描寫而其人之性情學問品
概風骨已自和盤托出前後敘議俱極有章法受業
魏徵

祖

徐生小傳

徐生名穎字超羣中州人貢生徐君孝舉次子湖南布政司安思先生第幾孫陳望之太守其舅氏也望之為余世好歲辛巳入都以文字相過從客有以奕來者以多箕勝望之曰是奕也當在吾亡甥徐穎伯仲間具道其始末屬為傳生生而岸異頭角蘄然常繞膝承父母歡見善奕者輒解意又對五七字句絕佳又善琴手揮目送雜吟想於高山流水間不獨學奕也今春生年十有四矣望之過其廬手掣五經令背誦舉左國史漢選

騷等篇叩之應聲無滯閑所習舉子業多性靈語不獨
善奕且有志於道也二月生以病天父母哀其死也於
望之赴選之役丐能言者立傳夫道為藝所由出藝為
道所分見奕又道麗於藝者之一也由一藝之善以善
衆藝藝與藝固於器而不能通也由善一藝之道以善
其道於衆藝道與道運以神而無不通也徐生奕之善
即進道基也余所以聞望之言而重為徐生惜也余與
望之交善安思先生與先中丞公後先列諫垣出任外
藩尤以耿介稱語曰善人有後何前有令祖天不永年

於其孫耶抑聰俊迥異等倫為造物者忌耶昔李泌十
歲賦奕張說以奇童為元宗賀蓋卜其後之適於道也。
今生幼慧畧同而所成就之異若此余未見徐生聞望
之言輒為太息而類書其句之佳琴之善如見其奕也。
更及其讀書之熟舉業之靈如見其無往非奕無往非
道也以豐於進道之姿而嗇其聞道之時洵可悲也爰
揆諸古君子為成人立傳之義作小傳以答其請俾寄
而慰生之父母抑又聞之奕利已生也種樹利物生也
農圃曰老賣花稱翁天下動以機心每不如闢以樂意

者得生理也此亦叔度少農因藝見道之言故於傳徐生而附誌之

敘次歷落相生於蹀節中見感慨淋漓寄思闊遠
戴東原

此具有夙根偶入世間以了塵刲者老輩愛才為之
感歎盈襟濡墨寫照皆小中見大法也不獨謝家蘭
玉無憾虛生耳

褚筠心

得此文以壽之徐生不死矣此等題有議論經緯其
間洵言有物也結有遠韻所見亦大

陳伯思

節孝陳孺人傳

節孝陳孺人余內子之生母外舅任復旦公側室也孺人江蘇吳縣人世業儒年十六歸外舅侍外姑張恭人惟謹外姑性剛急重以子媳凋喪氣抑鬱不可遣以家政授孺人岡弗治厥後外舅由福建邵武府知府與卓薦以道員用乾隆辛酉卒於邵武官舍遺幼女一孺人出也外姑所出五子皆先卒子婦孫安人無出將以從孫紹為安人後又在籍是時門無孤兒室多嫠婦靈移海角祖祭何

之不易。未亡三人。實共憂之。語未竟。淚涔涔下。未幾。又棄世。孺人偕安人。協力同心。為紹授室。生予。慰兩大人於地下。而孺人女漸成立矣。庚午。余親迎不及見。外姑請附子婿之禮。見孺人不可再三。請乃見。越十二年。迎孺人於京邸。終日閉門。却掃茹素。誦經雖佳辰。令節有女承歡。外孫繞膝。穆如也。蓋較曩之自矢。柏舟。悲黃鸝。更有萬象俱。

空者已越四年辛卯以病卒年五十有六歸葬於外舅墓旁卒之前一歲奉

旨以節孝旌於里

論曰孺人之初歸也余外舅方官閩奄其徂泯自傷薄命比紹能持門戶而家徒四壁立矣迨相依於京邸喜內子之生子鼎鵬也又屬置顧氏妻生子端生余得有二子焉乃余於孺人彌留之際適病且危附身附棺未能親理其事嗚呼天蓋始終厄孺人而特以節孝為孺人重也悲夫

敘述艱難時勢一字一淚倍增米操之重論末
歸重節孝尤為立言得體

蔣寧園

得味外味如畫家山外山樓外樓也故情深而
文亦至

姪貽桂

節孝孫安人傳

節孝孫安人任君廷獻妻幼端靜不苟言笑其父岱東觀察絕愛憐之母吳恭人教以小學論語孝經列女傳能明大義初余外舅復旦公為建寧府同知觀察為郡通判見舅兄廷獻善屬文以安人許年十九來歸時廷獻已遘疾矣未幾顧安人曰予病且不起父母惟予一子將奚養以累新婦安人泣曰天日在上願以婦代子職廷獻伏枕曰能如是乎相對嗚咽久之侍婢俱泣下卒之日新婦

不。上。子。未。一。一。
纔兩月耳安人默體夫意往往制哀承歡非獨守
禮不夜哭之文也迨外舅卒於邵武府官舍安人
奉姑張恭人暨余內子生母節孝陳孺人扶櫬歸
葬遵姑命以猶子紹為夫嗣張恭人患瘻疾安人
侍湯藥衣不解帶三年如一日恭人卒安人痛愈
甚絕粒數日願從姑見夫於地下或勸以姑未殯
小姑未嫁孤方離也乃強起捲門戶教子成立今
紹且抱孫矣先中丞之病且革也余兄弟方遠宦
棺未預蓄安人命紹以所制美木進是木也安人

備身後者余感而泣且有愧於安人多矣安人以子紹例授州同知得封安人乾隆癸未舉節孝奉勅建坊癸卯卒於里壽七十有二夫節孝根於性亦隨所遇皆苦行也苦於遇者如瘠土之民也而能以節孝著其行苦不苦於遇者如沃土之民也而能以節孝著行苦而心尤苦安人生長名門歸於華胄以艷陽桃李之時抱冰霜松柏之操貞德不渝可風哉

為節孝寫真敘次處俱得龍門筆意 章約軒

讀彌留永訣數言真令人黯然魂銷後叙苦節
之貞簡質深至與敬姜論勞逸參看洵為名門
生色受業陳萬青

任夫人傳

余視學於閩之三年歲乙巳七月元配任夫人疽
發背卒於官舍年五十有二兒孫環跪哀號以傳
請余亦有不忍不言者爰揮淚而為之傳曰夫人
姓任氏諱以姒字香龕先母任太夫人姪女也考
諱煥由邵武府知府擢山東濟東泰武道未抵任
卒邵民德之立專祠妣張恭人生子五人未成立
去邵之日僅存弱女即夫人也年十七來歸不及
事吾母任李兩太夫人逮事先大夫十有六年迎

養生母節孝陳孺人於京邸如子道焉方余未成
名先大夫督課甚嚴輕則晚重則杖每自家塾歸
殘月在天更漏已沉夫人猶篝燈佐讀曰勉承嚴
訓且以慰兩母于地下耳咿唔與刀尺聲率琅琅
撤宵分弗輟夫人自生鼎飈後十年不育先二兄
觀察公有子而殤兩門一孫恐貽老人憂勸余置
妾蓋以承祧大事也妾出猶已出也予姓之蕃家
門之幸也傷哉昔在内家以女代子扶櫬歸而立
幼孫伶仃孤苦實備嘗之慈惠能逮下所由來者

漸也。妾顧氏生子鼎枚子婦馬氏生子桐孫皆以
產後亡。收之臥室以養以長十餘年如一日夫人
前在都門已抱病比來聞醫藥無虛日。昨病篤時
執余手而言曰君家家訓不作佛事余為君家婦
三十有六年從不敢以非禮請自返生平無他孽
惟性好潔頗不廉於水願作水懺消之死瞑目矣
余不忍終違其言從之甚矣以義制情之難也夫
人以

覃恩誥封淑人累封夫人子五鼎颺夫人出庚子科舉

人候補內閣中書出繼二兄觀察公後鼎枚鼎輔
安七荀八俱妾出孫三桐孫蘭孫梅孫鼎颺出
論曰文言曰无成而代有終斯于之卒章曰無非
無儀皆言婦德無稱也夫人生於閩而卒于閩也
余適以按試歸得美木用之可無憾矣獨念余母
卒斂以嫁衣倉猝營棺未能從厚曾與夫人言之
泣下重相規於勤儉以期無隳先人清德今而益
增余慟此則余之不忍不示後嗣者揆諸子固叙
列女傳推本身教之說庶不戾無稱之義云

形容淑德言淨意賅中幅明於大義處參入宦海歸來情事欵欵深深恰與前段相應入後用筆婉約以離為合益增鴻案之重論亦莊雅

沈

雲椒

有不可少之人乃得必傳之文情以真為貴也

胡雲坡

勤以相夫恩能逮下非陰柔中正大義瞭如安能實協無成代終婦德無稱之義讀傳文可以見夫人賢明之素讀論文可以見吾師修齊之

規受業魏徵祖

無一摭拾語真率說來槩括殆盡此中鋒文字
惟漢人能之晉魏諸公拜下風矣受業陳池鳳

附錄家傳一篇

顧孺人傳

陳崇本

伯恭

歲癸巳冬家君歸自京師為余言奉常吳香亭先生第二子端生岐嶷異常兒以余第六妹字之其母顧孺人於是歲之端午生之故名端生越月而孺人亡矣孺人崑山顧氏之裔名有容守香圃以

十五歲歸奉常事主夫人敬而和遇人無長幼將以謙抑莞出納必以公雖其母弟不少假借焉愛讀書奉常授以唐宋八家文及唐人絕句元明閨閣詩輒能會意有香圃詩草一卷嘗題李香小照四絕句頗清麗書法亦婉秀前小敘數行尤佳不書姓氏後有綠窓人靜小印章一此冊余曾於家春田二叔處見之又喜畫竹石蘭草錢坤一閣學前輩過奉常寓齋見小掛屏一幅謂有管夫人筆意不知為孺人作也蓋以性歛約告奉常勿以示

人故罕知者多病晨起稽首大士前念心經率移時而退常有二人曰吾輩本薄命若不惜福不知來生如何墮落往往泣下方端生之未生也孺人題九九消寒圖有待得杏林春色滿須知冰雪是前身之句蓋詩讖也卒之時年僅十九夫人哭之慟凡內御者厯久哀思之弗置益奉常言於家君而余得聞之如此今端生五歲矣去母之亡也日遠矣余以附在姻好應奉常屬而次其畧稱孺人以端生也為孺人傳將以示端生無忘於異日云

蔣夫人傳

夫人姓湯氏潛菴先生元孫女父蘭泰貽贈朝議大夫母王氏贈恭人年十九歸齊園大廷尉侍舅姑能得歡心祖母曲太夫人顧而樂之曰婦服習於文正遺規必有以宜我家也廷尉為簪纓世族中落值歲歉夫人黽勉有無鬻珥飾以供慈闌膳每食必審醯醬輕重之宜進所欲其自奉但取糠米少許掬階前落葉炊之夜則以一錢易油燈光如豆力尺與咿唔聲相續也廷尉下帷攻苦不耐

治家人生產閭以內有未能曲為體諒者怡然受之無幾微見於色祿入漸羸痛堂上不逮養祭必豐又以幼失怙恃遇生忌莫於室黯然神傷其事必出於敬且孝也若是余是以反覆於北門詩人未嘗不嘆其形容已甚而於采蘋三章益信澗溪洛沚之毛筐筥鎔釜之器大夫妻可以忠信明潔荐於鬼神而羞於王公也至於教子讀書慈而能嚴待王姚兩孺人以禮視所出子女如已出撫孤姪子林授室成名處姊姒以和御僕婢以恩所為

運之以忠厚慈祥寧過量無不及量者未易以更
端數每歲暮舉真率會夫人率子婦襄事中饋六
肴維潔蒸肉一簋色香味兼有之雲楣參知雲坡
司寇曾分所餘為早餐待漏之需此其議酒食而
無非儀洵合无成有終之義而廷尉與諸君子委
蛇於素絲羔羊奉

聖主勤儉之

訓。砥。礪。以為。天。下。先。清。德。家。風。皆。堪。想。見。猶。觀。於。鄉。飲。
酒。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故。傳。夫。人。而。樂。於。此。會。類。

次之。嗚呼夫人秉詩禮之傳鼓瑟琴之好得以八座起居恭膺

錫命且以予蒲官貽贈外家蕃祉老壽俯仰今昔豐約之感庶幾暢然而無憾矣而余尤神往於起敬起孝克仁克儉之風重夫人而不獨為夫人重也夫

人累封淑人應封夫人子三予蒲內閣侍讀學士余辛丑禮闈所得士女四一字余子鼎輔一字余

姪貽楠

論曰姑素清修好施予大抵閨闥常事耳乃夫人

於凍餒瀕危之丐者解兒衣活之匪以丐視丐而以兒視丐賢哉母乎惠何大也晚年聞肉食氣輒欲嘔善根深則暮氣清矣嗚呼遊子奉使歸二十日而得承色笑以終此亦存順歿寧餘慶之一証云

意境如千歲古梅橫斜一二老榦點綴數花高逸之氣別具於筆墨之外原本已佳改本更佳歐陽公金石題跋真跡集本兩稿並存貴耳集載周益公文亦具列塗改之原本皆開後人無

限格門大作可作此觀也

紀曉嵐

紆餘綿邈神情一往而深真歐陽氏之遺其原
固出於遷史也

董梧岡

竟體雅切真率會一段小中見大得湯文正志
學會約遺意論舉一二事以言之太史公神韻
也人與文並傳矣

宋祖林

香亭文稿卷十二

蓼園吳玉綸香亭

刻湛山詩鈔恭跋

先大夫志存開濟不沾沾留意吟咏所著湛山詩
草大抵緣情遣興之作居多而真摯溫厚讀者謂
有風人之遺歲戊戌玉綸等既奉累世所得贈官

制詞勒諸貞珉對揚

聖天子所以寵靈吳氏之休命復念家乘所載誌銘家
傳諸篇皆出當世立言大君子手不泛不隱足以

昭聞世德爰次第附刊推明祖父以來承光耀慶
之由俾我子孫克念顯緒無忘於奕世刻將成恭
校先大夫詩草見厯官政績多有紀述周詳愷惻
可興誌傳相發明遂摘鈔若干首綴諸簡末而遡
其緣起如此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名之褒。
乎實者實足以受之光遠彌耀也易曰君子言有
物而行有恒行之顧乎言者有言以宣之予小子
拳拳服膺於是編而得為子為臣之鵠焉。

平平說來却包舉彌天蓋地道理讀者於收句

尋繹之當不河漢余言

劉石菴

意簡語重其體肅以穆

馮星實

從大處落墨藹然垂裕之恩可以起敬起孝

受業

朱澍

家藏石經搨本跋

歐陽子云凡物聚于所好重集古也古之於玉若圭璋
於磁若韞罍於竹於木於漆若琴瑟几杖之屬大抵制
器尚象義取諸質與金石之文並傳也自石以代金而
後世遂富鐫刻之役或叙事也該而要或綴采也雅而
澤斷碣殘碑足以怡吾性情者何限未必皆有關於道
也若夫道載於經經載於石而古之可好者莫大於是
乙亥隨家大人於秦中訪古碑洞窟屬林立十三經尤
為巨觀按漢書靈帝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

裕典議郎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經文字邕書丹
刻石立太學門外魏正始中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
用科斗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
今皆闕佚惟洪氏摹本存于世亦零章斷帙而已茲所
見者唐太和七年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刊謬建言
鑄刻勅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于國子監立石九經並
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卷舊蠹務本
坊韓建築新城棄于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翁請遷故
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府學分

列左右爛然盈目余購工墨搨輯成函每當風日清朗
几格閒靜肅衣再拜開緘以讀精詞與義與瓊章相煥
發庶幾效蠡測於滄海等卧遊於名山寶而守之世傳
勿替歟夫聖道甚大顯晦不一始汨于異端蠭起旋遭
秦人一炬孔馬鄭王諸儒先後裒集而昌明之當時君
相秉道右文壽諸金石豈不欲式垂永久以廣厲學宮
光昭天地乃刻已屢僅留其一說者又謂點畫波磔稍
棄師法即其宏集衆美不離歐虞褚薛遺筆而有明剥
于地震補者不免紕繆今亦真贗錯雜矣嗟乎以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在天之靈猶不能默佑斯文勿致利缺况余區區數函又能保後人果好吾所好興物之留傳於古者同聚久而不散乎其不為歐陽子所笑者幾希

金石文字本朝如寧林長水考證最精此篇援据詳備足以抗行而立論尤有關係卓乎不刊之作本淳

中有芙蓉石墨鑄華靉鼎見覈正之精可洗子函之

陋

翁尊溪

略如歐陽集古錄序意而歸重宗經明道持論正大
不徒以嗜古博聞起見同一感慨旨味倍深五弟
繡亭

行役紀略跋

丁丑秋九月余於鄂州行館得覲韋斯朱君望若飛鶴
喬松氣英英逼上叩歷仕蹟娓如數家珍尚矣漢二千
石班定襄殆召杜兼之越戊寅復晤榕城出示行役紀
畧謂日者有終於庚辰秋仲之說孤臣憇直論定蓋棺
爰錄梗槩以聽讀數過其恤商治民平獄捍災柔遠諸
大政克盡其四令四牧五郡守三監司職獨性生薑桂
躋險機濱於危者屢近復落魄天南悲老傷貧亦難乎
其為良吏矣余將有遠行老成人幸好自愛古清白吏

且足久大其孫子。豐鎔哉。惟錫齡其何吝焉。別蹤兩載。
會有期也。待看晚節奇香。與君縱談古今事。何如已卯。

春二月夢園某拜跋

直樸古茂宏我漢京 周立亭

不是一味贊揚言外寶。有勸勉意。健筆扛鼎又萬人
敵也。 儲玉函

輓言冊跋

乙酉秋先中丞見背玉倫等後先奔歸四方赴弔者輓言盈箱軸陳向山太僕詩云治行名文衆共諳直教三立一身擔霜隨驄馬飛山左風引慈烏過海南晚節每勞

清問及前程還付後賢探知公神已歸嵩少臨化從容試靜參陳紫闌宮詹聯云使節轉閩疆舊雨追思鄂諸蘭言如昨夢者英推洛社生芻遙奠謝庭玉樹總層霄大抵聯重衡哀詩惟記實雖曰輓言猶

存古。人誌銘文表遺意。蓋先君子與兩先生相交。以道相知最深。故能如此無溢詞也。玉綸服既闋。

將為東西南北之人矣。敬奉而裝潢之成二冊。庶幾藏之行篋。隨時展誦於有物有恒中。得參前倚衡之義。慰愴聞俊見之恩。畫然不知涕之流落者。不獨太僕書法道逸。宮詹沈雄蒼渾。追配眉山。均足為藝林墨寶已也。

無浪墨浮煙簡古肅穆直追先秦

曹地山

如聞如見尺幅而有千丈之勢是天風海濤不

是遠山一角讀者當自辨之朱竹君

曩見香亭年丈所藏陳句山太僕紫瀾宮詹兩
前輩輓贈詩聯曾附數言以志景佩茲復跡讀
免喪後跋語以高簡之筆據仁孝之思餘味餘
音尋體無極庶幾言有物而不過乎物者歟褚筠

心

附錄題冊二十七跋

曹秀先 地山

湛山家蓼城是淮水經過處得其清異為人學行

政事媲美古人余鄉舉同年先後入詞館氣誼若兄弟今見未齋前輩輓言一聯重增余悲痛古人不可作也公子掌科玉綸以余故孰友索題是冊之首

湛山中丞謝世前輩未齋之輓聯同年句山之輓詩文字既有真性情又都可傳光州吳氏寶此逾鄭公笏遠矣豈數平泉木石哉

李中簡
文園

中丞湛山先生既沒四方名公卿多致誄言令子

香亭侍御獨取南北二陳詞翰裝而藏之此北陳
默瀾宮端楹聯三十二言筆法洞精出入平原王
局間可以傳先生矣方先生陳臬武昌時宮端以
督學之餘數相晨夕老泪遙傾淒然抱草堂人日
之痛而又以託慰於嗣賢觀者為之興慨也南陳
則句山太僕有輓詩一律

右陳句山太僕輓中丞湛山先生作令嗣香亭侍
御裝潢成冊者按之中丞行狀可謂包舉而音情
悽越書法遒逸致足感人昔蔡中郎自言平生銘

碣惟郭有道無愧詞太僕以文章名天下然牽率應酬之作亦不皆竒此篇尤想見其意在筆先長吟滿志時也

吉夢熊渭崖

曾南豐因歐陽公銘其先人作書寄謝謂勒銘苟托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不足以傳世而行後其言深至今陳句山太僕輓湛山中丞詩非銘詞也而槩括行畧義與相近香亭侍御裝潢成冊所謂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吳氏子孫當永寶之

香亭侍御以所藏陳句山太僕詩冊見示已題數語歸之既又以陳紫瀨宮詹所書楹聯裁截裝背索題其後蓋兩冊皆侍御尊人湛山中丞哀辭也劉舍人所云情往會悲文來引泣者兩先生文筆庶幾近之宮詹以書名北平此冊尤其得意之作筆法逼真玉局所謂氣拂拂從十指中出也

汪新又新

余讀太僕陳句山先生輓中丞湛山公詩蔚然四韻槩括生平安仁云知人未易人未易知苟非知

已千言奚當哉感嘆不足敬綴短言於左清時
柱石重名臣蹇蹇謀猷陸遞身一自袁宏揚表後
千秋知己更誰人

官詹陳獻瀾先生書名甲天下今觀其所輓湛山
中丞楹帖筆法遒勁直入臯蘇之室因系一絕非
敢云發揚盛美也亦以誌先輩交情云爾一朝
千古兩言傳嵇阮論交憶往年留得墨卿為世寶
無人不道勝平泉

胡高望

希呂

嗚呼先生往矣先生晚歲家居西亭獨坐超然物
表形往神留真所謂神歸嵩少者也若其付與後
賢家聲克嗣則又在侍御兄弟之繼起矣侍御同
年出句山先生輓章見示因題數語歸之

昌平宮詹書法直入髯蘇之室楹帖二聯乃輓湛
山中丞作也中丞政績之美友朋之誼數語已約
畧見之豈惟翰墨流傳已哉

嵇承謙受之

中丞湛山先生行傳謙早得於香亭年丈齋頭拜

讀矣今觀太僕句山師輓章適如中丞平生風概
言簡而駁書法亦超絕香亭襲而藏之時一展觀
不禁霜露之思也

書貴腕力道勁非搨管畫破紙之謂意在筆先自
然圓健東坡題吳道子畫云筆所未到意已吞工
於書者亦然宮詹此朕意象雄渾乃自蘇帖脫胎
而入於平原之室矣

謝督昆
蘆山

釋氏言世尊入寂滅度比邱衆躋踴哭泣不自勝

獨菩薩淡然不動如平時其說似亥奇悅惱其實
即吾儒存順歿寧正而斃焉之理句山太僕輓湛
山中丞句云臨化從容試靜參深得此意迄今展
讀想像獨坐西亭雙垂玉筋時儻然如將遇之

余讀紫瀾宮詹書湛山中丞輓聯三十二字一字
一淒惋後人可作銘誄觀無但賞其筆力之工也
爰集蘇句題於後 嵩高蒼翠北邙紅晚歲交情
見二公者舊如今幾人在數行老泪寄西風 情
鍾我輩最酸辛舌有風雷筆有神此外心知更誰

是他年留與學書人

董 詧
蕉林

雍正癸丑先生與先文恪入翰林交最洽嗣先生
歿厯齊楚秦閩及家居後走併往來尺素以道義
政事相勗三十年如一日老杜所謂同心不減骨
肉親也乾隆乙酉先生卒先文恪揮淚作傳嗚呼
迺越五年而先文恪捐館矣讀此冊緬懷先哲自
痛蓼莪不禁泣然也

家藏宮詹壁窠書英姿傑氣有非筆墨所能管攝

者今拜觀寄輓湛山中丞楹帖三十二言月豐而
骨勁態濃而意淡歲巧於拙益為秀偉東坡詩云
守駿莫如跛宮詹深得之矣

褚廷璋 筵心

古來哀誄之作若誌銘文表碑刻流傳者多惟楹
帖不少概見緣當時書撰類皆出於牽率應酬不
甚經意非若誌銘文表將以壽諸金石者比也茲
三十二言陳紫瀾先生輓湛山中丞而作極憶往
會悲思來引泣之致書法沈雄蒼渾尤足追配眉

山是帖存可以補墨池書苑之缺矣年丈香亭侍
御屬余跋尾因愛玩不忍釋手為留決旬始題而
歸之

吾讀句山太僕輓湛山中丞詩而慨然也達官貴
人身後贈言動盈箱軸求能無溢詞無愧色者蓋
鮮且當時或止第其爵位高下張諸幕次座客不
甚覽觀其子孫亦不復珍愛棄如故紙今香亭侍
御於太僕詩恭敬奉持歲卉以垂不朽意所謂文
名治行三立身擔者惟太僕足以知中丞惟中丞

能不愧斯語。與至詩情簡遠。書法蒼潤秀逸。亦並有至致。迥非時俗所及。

陸費墀丹叔

嘗讀東山宗伯所著吳中丞傳。具述公孝友事學以博贍稱。而蓀文耻詭遇。其為政剛而不殘。仁而不弛。監司山左酷暑救蝗蝗盡而得錮疾。撫閩悉平海盜。寬臺灣私渡之禁。遷者樂業。公真今之古人哉。太僕詩云直教三立。一身擔亮非溢詞。

余既讀句山太僕所賦。湛山中丞公輓歌而跋之。

茲觀紫瀾宮詹書楹聯三十二言言彌簡而意彌長近時譚藝者必推南北兩陳豈獨書翰之相敵哉

宋思仁 汝和

先司農與湛山先生交好者垂三十載性分之與始終如一日常訓思仁當夙夜師法而稱先生之孝行友愛忠慤清亮厯厯如繪乙酉九月先生捐館思仁適守吏巴西先司農手書示知具述感愴之意閱今五載而先司農辭世矣香亭鴻臚過唁

并以句山先生輓冊命題敬賦絕句一首茫茫百
端會悲引泣不禁淒然欲絕也 擔負綱常抱性
真作忠移孝重元臣縹緲哀誄懷山嶽風雨猶應
泣甫申

大中丞湛山先生為當代偉人此帖蒼勁雄傑適
與相稱吾家舊藏宮詹小楷河梁詩秋聲賦二帖
出入二王此三十二字規撫顏蘇生氣鬱勃夫亦
中丞學問人品與二公相伯仲故放筆為之後之
攬者可以想見其為人豈惟筆墨可傳不朽哉

劉元龍

藜堂

乾隆乙亥湛山師東臯闢中余方應童子試幸叨賞識閱七年得與香亭鴻臚為同年友固知吾師中和純粹上接古人而政事文學又卓卓近代今讀太僕句山師輓章適如生平風概一朝千古於斯見之

昌平宮詹書法遒勁直逼平原名於天下久矣今觀楹帖二聯吾湛山師政治之美行誼之篤又約畧見之香亭鴻臚寶此蓋用意近古云

王元璘 次山

香亭侍御出所藏太僕陳句山先生輓大中丞湛
山公詩章裝潢成冊詩固公實錄也昔蘇文忠作
韓文公廟碑曰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為讀
公行傳公辭世時獨坐西亭看書俄垂雙涕長尺
許詩云臨化從容試靜參信知古今不誣也書法
特超備極欵脚漏痕之妙

歐陽文忠公愛用尖筆乾墨作方潤字神采秀發
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豐眸秀頰進趨奕如

也官詹陳紫瀾先生此聯乃是軟筆所書端莊流麗彷彿顏太師書力透紙背而信手動有姿態視劍拔弩張為雄駿折腰謳齒為媚媚者何如

胡翹元 潛園

至人無欲其視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而莫之能易也歿者其形而不歿者其神今觀湛山先生於讀書西亭時俄垂雙涕尺許從容乘化所謂仙釋同歸陟降在帝左右句山先生詩切不可作世俗輓章讀矣

劉氏瑩圖跋

有天文即有地理而人事起焉君子所以貴三通也或曰青鳥之說為卜葬而言儒者弗道非也程子有草木茂盛土色光潤之說郭璞葬經諸書亦後世所不廢誠以祖父與子孫本一氣為貫通萃山川靈秀之氣相與盤繞而障護之亡者安則生者安有以人子不知地理為不孝者其說可深長思也余先王父中大夫牧伯公通形家言嘗擇吉界族人葬家觀察弋山兄為先中丞卜窀穸於馬家河指晰大畧余未能深解不妄解也歲

辛卯劉同年藜堂以名進士需次都門出所圖壁域相
示按秦闢百二依山帶河地勢漸高劉氏為關中望族
擬韋杜於城南得氣較厚最武藜堂所以承先志大後
昆者讀書種德固自有在此亦其左券矣謬云陰地不
如心地蓋心豐於地則吉地豐於心則凶相陰陽而度
之得之有由猶之乎穹碑華表綽楔煌煌固足為親榮
也。有所以榮及泉壤者耳若夫人事之不修昧於其術
而轉惑焉希福於不可知之天君子痛之矣披圖一再
過益觸余風木之恩用題區區之意而歸之

用推進一層法仍補圓題義粹然儒者之言
曹慕堂
堪與家原在可信不可信之間後復精言與旨可以
警醒聾贖此等文章奚翅著書衛道乎

王瀛佩

為高宮保書澹我襟懷齋額跋

宮保澹懷先生叢與先大夫同官山左綸得以猶
子禮見己丑夏奉

命鞠事江寧先生方總制兩江歲事後殷勤話舊具述

少時夢中揮毫事云此四字為武侯所贈竊謂謹
慎者澹之所從出寧靜者澹之所見端隆中一生
抱負不外澹之一字羽扇綸巾欲心平則天機深
也先生遭逢

聖主位望日崇而處之冲如所以明志與所以致遠者

氣象隱然可見疇昔精神感召良有由矣既自號
又欲額其齋澹兮若海不敢忘所得力質諸夫子
參前倚衡之意洵一以貫之因濡墨應命為綴數
言於後

妙於空際著筆汁味自腴

梁隋平

為澹字搜根諸葛一生惟謹慎也運以虛實兼
到之筆可謂詞尚體要

劉石菴

實處能該虛處能涵皆以不盡盡之跋體固膺

爾爾

陳伯思

晴雲軒跋

晴雲軒何坦夫先生顏其作字處也先生文章吏治近於古人。字其餘事耳。平生規撫眉山漸入大小王之室。清眸豐頰。趨進奕如。有求輒書。書竟輒掀髯長笑。聲徹戶外。東坡云。筆所未到氣已吞。意在斯乎。尤善草書。濶灘頓挫。得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劔器法。而於蘇氏所謂難於嚴重者。亦有合焉。翹首晴牕。曠懷高寄。以視塵塵京華。洶湧於名利之城。握管無片刻暇者。所得於樂境。為何如也。豈獨藝林中增墨寶云爾哉。

紀事而得事外致一波三折雅韻欲流

蔣霽園

善於摹寫亦工於該括

受業齊弼

恭跋

誥勅軸冊後

右冊乃王綸恭載吳氏歷次逢

國大慶所得

誥勅軸目也曾祖力堂公得三軸一由雍正乙卯吾父湛山公官庶吉士以廩膳生貳贈徵仕郎母楊貳贈孺人一由乾隆辛未官運司贈中大夫及淑人一由庚子王綸以太常卿遷副都御史加二級貳贈資政大夫及夫人祖南長公六軸

由淇縣訓導贈徵仕郎母王贈孺人再贈奉直
大夫及宜人再贈中大夫及淑人皆以吾父官
贈如之若贈資政大夫及夫人兩贈通奉大夫
及夫人皆贈如玉綸官父五軸乾隆丁巳官吏
部主事始授奉直大夫母任封宜人旋授中大
夫繼母李均贈淑人其由玉綸官贈通奉大夫
及夫人者二贈資政大夫及夫人者一玉綸以
辛巳

恩科庶吉士授文林郎妻任氏封孺人以通參授朝

議大夫及恭人至兩授通奉大夫及夫人蓋官
太常暨副憲督學時也計四軸彙前所得共十
八軸。遡自癸丑迄今吾父以儒素起家歷中外
東節鉞玉綸近亦備員卿貳

恩至重也又於重熙累洽之

朝疊承錫類推仁之

詔波及臣家典至榮也此玉綸所以夙夜循省感極
而泣思報知遇之隆於

聖主也歲戊戌玉綸等曾奉累世所得贈官

制詞勒諸貞珉以垂永久茲以自公之暇焚香沐手

詳書

誥勅軸綴為一冊寶而臤之於以對揚

兩朝所以寵錫臣家之休命即以示玉綸子若孫食報

有由益相勗於績學勵行庶幾嚴始進而慎晚
節不負移孝作忠之義也夫丁未秋仲玉綸恭

跋

典重題以莊雅之筆副之前幅叙次銷納有
法入後抑揚唱歎神似廬陵詞意駁備百讀

不厭褚筠心

淳意高文曾南豐摹典引之作受業馮集梧

書王審知德政碑後

乾隆戊戌秋八月七日同人集覃溪前輩寓齋出所藏
王審知碑觀之為唐天佑三年梁王朱全忠奏建專祠
侍郎于兢撰文立石者也字體在顏柳間其文鋪張審
知事頗詳按十國春秋為審知立碑者三其一神道碑
張文蔚撰文立於後唐長興三年其一廟碑錢昱撰文
立於宋開寶七年而此則其生前德政碑也又按五代
史審知本傳乾寧四年唐以福州為威武軍拜審知節
度使累遷中書門下同平章事封郎邪王唐亡梁開平

三年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而此碑之立計其時則唐猶未亡也嗚呼唐之盛也分天下為十道僖昭而降羣雄割據歐陽子所謂盜也若王審知其才氣與錢鏐各同鏐不能用羅隱之言而心義之可知稟梁正朔者殆盜類也且碑立於天佑三年而全忠椒殿之逆已在元年八月不過假此以結好藩鎮耳即所稱躬行儉約薄稅富國寧有利益於唐唐亦何賴於審知而碑之也者第其在閩二十九年由海道入貢不敢僭竊名號猶似稍知繩尺雖不久滅亡而紀載留遺好古之君子尚

取之以備金石之藏則夫翊戴唐室茂著大勳如郭汾
陽李西平諸公其所以壽諸貞珉者有高參之遺文暨
公權之墨妙更何如摩挲而愛惜之耶

前半攷據精詳似集古錄文字中間崇論宏議本之
五代史而恢暢之深得麟經微旨在闡數語不失審
知分量可謂平允結處波瀾濶大非尋常鑒藏家所
知也

潘蘭公

紀事而得事外致中權議義卓越入後文情宕往當
與歐陽公五代史論贊並垂

程魚門

抑揚褒譏有裨名教敘入郭李諸公非借賓定主也
令審知輩無頓足地耳此等文全以識勝受業處

受業謝恩焜

言

史遷之體蔚宗之韻

試論一則

先儒云文以載道各隨所見以為言理取其精意。取其達法取其正詞取其有根柢所謂有序有物也。不獨古文與時文異流同源即時文中春秋兩闡售世及坊行社集傳世之作不啻汗牛充棟皆以見道淺深定文章優絀非以篇幅短長論也。我皇上嘉惠士林屢以清真雅正為訓並限每篇不得過七百字示崇實黜浮之意兩浙秀鍾湖山人文淵敷茲值銷閨校藝將以覘其所學誇多門靡徒事。

冗長固所弗取若精意不存貌為先輩轉暗空疎亦無當也且制義一途初本渾噩變而尚體要再變尚機法三變尚才華要其命意遺辭空句安章皆有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之勢未聞以

篇幅短長論工拙者歸震川為一代大宗傳稿具在尺幅而强以千文固有之又何嘗不以瀨氣寫精理有長江大河之自哉語曰閉戶造車出門合轍爾多士持滿而發各盡所長非詭於道皆所必錄天下繩墨同而製造不同此中甘苦蓋難言之

斷未有強人就我使運斤成風者束手於匠氏之門也特示

此乾隆癸卯秋闈公典試浙江時先期示諭多士而作公精於制義體裁高簡刻稿行世已久恐趨風氣者揣摩求合不能盡兩浙之長是以諄諄訓晰極徵使者苦心而以明道觀學為歸於論文指要實已賅核無遺矣

楮芻心

吾師平日論文總以有序有物為主試諭一則切要之論亦平允之論故才人學人心悅誠服

共仰大宗也

文業錢榮

揣摩之說賢知不免以揣摩而悞者往往有之
霖以是科知遇得出夫子門越十年承命課讀
乃得讀古文金竊而試諭一則得焉韓子云文
無難易惟其是而已况篇幅長短乎是篇不特
喚醒揣摩家一片婆心直當作古今文體總論
讀又聞夫子初入闈即告之監臨設法除聯號
之弊俱徵核真之道無微不至

受業趙士霖

示錄遺諸生一則

現屆大比之年各府屬貢監生員齊集省垣候錄八閏原宗鄉魯士不浮誇文有根柢比年來科歲兩試拔取真才既置優等以備賓興之選其例應扁試者皆可脫穎而出或有自揣荒蕪婉轉營謀甚至穿通書役人等揭換名籤種種弊端不能保其必無茲分期考校已飭各學將本生姓名彌封卷後以便查對預防揭換情弊惟於核真堂前悉心披閱文藝清通無不錄送但解額止有此數若於不應送者容其濫竽必致應送者轉嘆

遺珠濫於無識而遺之不明也濫於有故而遺之不公也不明是曠職也不敢不勉也不公是昧良也不忍自欺也前之馳驅八府二州持衡鑒於風辰月夕尚不至失騏驥而瓦礫並登區區之心已見信於科歲兩試矣今爾多士未必不冀錄遺從寬見收則奮飛有路被放則潦倒先歸圖倖獲於萬一也獨不念錄遺緣科場而起科名為進身之始得科名者當思何以為不負科名而之人試遺才者乃先為有玷科名之事此稍知自好所不為而謂服習於楊龜山李延平朱考亭諸先賢遺訓

而可為之乎。勿於風雨爭飛魚龍百變之會以觀光念
切誤入歧途也。所有正案備案臨期併發決不續補一
名爾等在寓除多讀多課外別無必錄之法。被黜者固
由文字一日短長想亦命會未通倘舞弊滋擾一經訪
聞求榮轉辱勿謂言之不早也。母違特諭

公嘗為余言閩中錄遺向有書胥揭換名鑑之患特
令以姓名彌封卷角其弊乃絕又正備案併發以杜
營求此其先期示諭也反復諄訓言下藹然可想見
當時一片婆心

褚筠心

金剛像貌菩薩心腸異語法言總是吾儒真實作用
宜聞諸生讀之而感泣也元立庭

追隨學幕者三載矣吾師每閱卷至漏下三四十刻
仍與鑑等權衡於幾微毫忽間至獎賞佳篇則當堂
背誦不錯一字蓋論文務核其真猶遇事必求其實
不獨廖芳洲楊焯各案不肯以爪期已代將就了事
也讀試論一則佩慎終如始之意故並及之

受業陶鑑

舊本縉紳跋

縉紳一書大抵沿古人紀官之說自湯若士有感
宦籍賦縉紳先生始言之亦文獻之權輿耳紀曉
嵐大宗伯簪纓世胄好古多聞今之歐陽地望也
一日出舊本縉紳見示按其序文肇於順治丙戌
刻本則當在丙戌以後距茲約百四十餘年矣續
聖朝人文之蔚起參今昔官制之異同人以官重乎官
以人重乎後之覽者庶穆然於三不朽之義勿徒
摩挲故紙沾沾於鴻泥雪爪而以今日除某官明

日授某官為步趨前輩之先務也余以桑榆暮景
蒙

恩子歸尤惄惄於老馬依戀之忱題數語而質諸先生
猶是所求未能不敢不勉之意云爾乾隆乙卯夏

六月香亭吳玉綸跋於橫街之引藤書屋

寥寥數語耳而設官受祿人已交勗之意面面
俱到此外更無漏詞其識裕也

童梧閣